



Юлий Дубов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最大份额

主编 甘雨泽

〔俄〕尤里·杜博夫 著 孙致祥 宫铁燕 谢盛根 淼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Юлий Дубов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1512.45
400
:3

最大份额

主编 甘雨泽

〔俄〕尤里·杜博夫 著 孙致祥 宫铁燕 谢盛根 淼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1—009

©ВАГРИУС 1999

©1999 Юлий Дубов

©2001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本丛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大份额 / (俄) 杜博夫著; 孙致祥等译.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9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甘雨泽主编)

ISBN 7-5317-1423-X

I. 最… II. ①杜…②孙…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775 号

俄罗斯“新贵”小说系列

主编: 甘雨泽

最大份额

Zuida Fene

作者 / [俄] 尤里·杜博夫

译者 / 孙致祥 宫铁燕 谢盛根 森 华

责任编辑 / 梁春芳 李相玲

封面设计 / 张 骏 安 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24.5

插 页 / 2

字 数 / 630 千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 88.20 元 (全三册)

书 号 / ISBN 7-5317-1423-X/I · 1290

第一部描写俄罗斯商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光怪陆离、祸乱连绵的俄国社会的经济金融一隅
俄罗斯新贵暴富的社会黑箱与精神死角

第四部 马克

有一个人溜进了幼儿园大楼。他把一袋瓶子轻轻地靠墙根放下，检查了一下通往街上的门是否能打开。现在他正坐在一堆拆开了的口袋布跟前。卡宾枪已经组装起来，上了子弹，而且还装上了瞄准器。尽管二十步以内的射程，认真说来，用不着光学仪器，但任务如此，不容分说。预计大约在十点钟，“顾客”会从第二单元门走出来。可能稍晚一点，但决不会更早。他将走近汽车。就在这一刹那，必须把他撂倒。

“顾客”将要乘坐的汽车早就来了——大约在他刚开始组装卡宾枪的时候。奇怪的是，这辆汽车是单独开来的，并没有随从人员。这里可能有两个问题：要么警卫稍后才来，要么他们就坐在“梅塞德斯”车上，隐藏在有色玻璃车窗下面。这位杀手接通保障小组，报告了这里的情况，请求确认有无保卫人员。他被告知，在“梅塞德斯”车内，除了司机，什么人也沒有。这就使得完成任务轻松多了。

突然不知从哪里开来的一辆送面包的小篷车挡住了视线。必须更换观察点，或者只能等“顾客”走到“梅塞德斯”车门边才能看见他。于是杀手站起身来，蹑着脚悄悄地来到临近的窗口下，把枪架在口袋布上。不，这不成。从这里倒是看得更清楚，可是到通往街上的门却多出十五步远，而在这多花的几秒钟内，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又回到原地，将枪托顶住肩头，变换着位置，试着瞄准。终于他找到一个理想的观察点，从这里看“梅塞德斯”车倒是挺方便的。重要的是当“顾客”走近目标时，就会转过脸来。这样，一粒子弹就解决问题了。不会再像那次刺杀运动员那样，不得不耗费两粒子弹：第一粒，让他转过脸来，第二粒才结束了他的性命。

杀手用皮鞋在肮脏的泥地上面画了一个“十”字，搬来凳子，坐下来又估量了一下。对了，现在才算一切准备停当。眼下需要的是弄清这辆小篷汽车的情况了。司机坐在车上，表情安详。如果他听见枪声就会马

上跳起来,那么他先是跳到踏板上,然后才能判断出,枪声从何而起;如果他有胆量,那么他就会绕着车跑……这一来,时间就给耽误了。当然,如果小篷车和“梅塞德斯”车是来自同一个“停车场”,那么情况就糟多了。那样一来,就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小篷车上坐的正是保卫人员,杀手正为找不到保卫人员而惴惴不安。

杀手整了整黑色软帽,提起卡宾枪,透过瞄准器认真审视小篷车的后车门。此门从外面用铁门卡上。门扣上挂着一把硕大的铁锁。看起来这把锁完好无损。绝不会有人让带枪的保卫人员坐在小车内,而又从外面把门锁上。不过什么事不能发生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小篷车司机必须在“顾客”出来以前两分钟左右就要跑到车后去开车门。这时,从任何地方都无法看到他,必须首先把他干掉。

杀手看了一下表:十点二十八分。的时候了。他把枪顶住肩头,贴近瞄准器,等候着。

“顾客”终于出现了。他以稳健的步伐向“梅塞德斯”车走过去,进入了瞄准器的“十”字叉内。杀手将枪口对准“顾客”的左胸,然后果断地抬起瞄准器,屏住呼吸,数到三,按下了扳机。他将卡宾枪小心翼翼地放在布口袋上。将软帽扔在旁边,提起那一袋瓶子边跑边脱下手套,消失在通向街上的门后面。几分钟后有轨电车载着他们三个向火车站的方向驶去。杀手坐了一站就下了电车,在阅报栏前稍微站了一会儿。电车消失在远处以后,他上了停在附近的“莫斯科人”轿车,用手机报告:原定任务已经完成。

天才少年

马克·蔡特林童年就显出有鹏程万里之才。正如所有出身于不富不穷的犹太人家庭的孩子一样,他有着一切发展条件。父母本想让马克学小提琴,可是不幸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右手弄了个严重骨折,把学小提琴的路给堵死了。于是给他请了一位法语教师。法语教师发现这个孩子对法语有非凡的才能。可是,法语一个辅音的发音又阻碍了这方面才能的发展。其实,马克对这一语音特点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马克的家住在无产阶级区,当马克在院子里与小朋友玩耍的时候,这种在很多

方面由于语音的差异而引起的冲突,经常给孩子们带来远非愉快的感受。当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超过临界限度的时候,小马克断然拒绝再学法语。这是一次尝试。

贝拉·约瑟福夫娜和纳乌姆·谢苗诺维奇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当然不合教育法的除外)来影响孩子,但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法语教师只好辞掉。当时马克只有七岁。

有一段时间全家弄得手足无措。谁也搞不清这孩子今后的路会怎么走。正在这时,贝拉·约瑟福夫娜的兄弟瓦洛佳舅舅从斯维尔德洛夫城来到莫斯科。他的职业是数学教师,过去上前线打过仗。瓦洛佳舅舅在蔡特林家里住了下来。他很快就得到马克的钦佩:他能讲很多打仗的故事,还教他玩打傻瓜^①。

正是这位瓦洛佳舅舅有一天在喝茶的时候对纳乌姆·谢苗诺维奇说:

“你要知道,涅玛^②,这孩子有一定的数学才能。”

“你这话从何说起?”纳乌姆·谢苗诺维奇饶有兴致地问道,“他连数字都不认识呀。”

“认识,”瓦洛佳舅舅胸有成竹地说,“如果你愿意,我马上让你看一件东西。马里克!快来!”

马克从隔壁房间走过来。瓦洛佳舅舅从橱柜里取出一副纸牌。纳乌姆·谢苗诺维奇并不认为玩纸牌是什么特别的坏癖好,更何况是玩“打傻瓜”。但他自己很少玩。可是要坐下来同自己的儿子玩纸牌,他连想都没想过。第一局马里克取胜,纳乌姆·谢苗诺维奇心里平静如初。但是,连玩六次,马里克像有神灵保佑似的,都是赢家。如果他输,那么一定是瓦洛佳舅舅赢。绝对如此。

“你们是商量好了的,”纳乌姆·谢苗诺维奇说道。他已经当了六次“傻瓜”。这是第七次,手里还攥着三分之一副牌了。

“那才不是,”瓦洛佳舅舅反驳道,“我说过要让你看一样东西嘛。我

^① 一种扑克游戏。

^② 系纳乌姆的爱称。

们再发一次牌。”

手里的牌大约扔掉一半的时候，瓦洛佳舅舅问道：

“马里克，你爸爸手里还有什么牌？”

纳乌姆·谢苗诺维奇手里有九张牌。马里克丝毫不差地说出了其中的七张，其余两张只说出了花色。瓦洛佳舅舅把自己的牌递给了纳乌姆·谢苗诺维奇。

“我的牌呢？”

马克说出的准确程度和前者相同。“怎么样？”瓦洛佳舅舅问纳乌姆·谢苗诺维奇。“不可能，”惊叹不已的父亲说道，“我们换一副牌试试。”

又试了三次，而且最后一次是刚从厨房叫来的贝拉·约瑟福夫娜亲眼所见。“瓦洛佳，”马里克去睡觉后，贝拉·约瑟福夫娜问道，“你究竟为什么认为孩子一定能学好数学？”“因为，”瓦洛佳舅舅不容置辩地说，“我教了他怎样握牌，怎样把牌放在桌上，哪张牌大，哪张牌小。至于牌的计算是他自己想到的，而且他比我会算。”结果众人一致同意，由瓦洛佳舅舅负责开发马里克的数学才能。他的确有数学天赋。各种趣味数学题，马里克都迎刃而解，就像吃核桃一样容易。而且连纯技术性的演练他也从不轻易放过。后来，准确算出两个行人相遇的时间，水池灌满水的高度这类数学题他全不在话下。这就给他中小学阶段的学习定下了基调。算术课和后来的代数和几何课堂上，马里克完全无事可做。所有的试卷他都一挥而就，即使不得5分。最少也是4分。那只是因为卷面不整洁或运算小错误。因为马里克对这类“小问题”从不重视。马克一年两次被送去参加奥林匹克竞赛，他总是载誉而归。有一次甚至《共青团真理报》还报道过他的事迹。到八年级时，马里克完全可以参加高等院校的数学入学考试了。不过，马克并没有成为数学家。这是后话。他在较熟练地掌握了一定的数学技术后，就止步不前了。可见，重要的并不在于他身上有没有当数学家的天赋。正如俗语所说，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马克还是按原有的方式生活。譬如，他选择好某一活动领域，从各方面看他对此应该感兴趣。这种选择也如同对数学一样，通常是心血来潮，是偶然做出的。正如前面所述，马克的确天资

非凡,加上他有一股惊人的拼劲,所以他每一次在新的领域里都相当迅速地达到较高的境界。这就增加了他在周围人们面前明显的优越感。但是,仅此而已,他很快就失去再提高专业水平的任何兴趣。数学的情况就是这样。青少年时代,他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相当于修完大学数学力学二年级课程。可是,整个大学时代他一直在这一水平上停止不前。

马克开始学下象棋,达到某一等级就不再进步了。因为所有认识的人他都能下赢,更高的水平已用不着。当他有能力购买汽车(起初是一辆“扎波罗热人”牌旧车)的时候,每天得烧一桶油,以便掌握驾驶技术。后来,学会了超越每一辆同向行驶的汽车。但是他终究没能当上真正的等级驾驶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马克·蔡特林无论干什么,都只能是个半吊子,不过他总是力争当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争第一的雄心带上了某种病态。譬如,有一伙人同马克一起玩“恰帕耶夫”^①,可以肯定:第一,马克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恰帕耶夫的带兵历史。没有他,游戏就不会有趣;第二,如果扮演恰帕耶夫的人不是马克,而是别的什么人,那么,游戏不是今天,就是拖到明天也开不了场。因为马克会让大家卷入无休止的争论:如何确定他的角色;第三,如果违背马克的愿望,让马克扮演佩季卡^②,那么,大家很快会看到,佩季卡企图指挥恰帕耶夫。而且不指挥还不行。

新朋友

马克与普拉东和捷里扬是在大学时代结识的,一次寒假,在莫斯科近郊某休养所。他和同班同学廖尼亚·顿斯基赫在大家出发的前一天就来到这里。当马克和廖尼亚走进饭厅,管理主任把这十天他们就餐的餐桌指给他们的时候,马克发现窗户旁那张桌子边坐着两个年轻人。

“您知道,济纳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马克转身对管理主任说,“我们想靠窗口吃饭,无论怎么说我们也是先到。这里的大自然多美呀,

① 恰帕耶夫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英雄将领。这里是指一种俄罗斯游戏。

② 恰帕耶夫部队的一名普通战士。

一定会胃口大开的。”

“请便，请便，”管理主任说，“不过，请注意，靠窗的餐桌是最后一轮送饭菜。”

“当然是第一轮送呀，”马克活跃起来，冲着济纳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发出迷人的微笑。

廖尼亚马上明白，马克要胡搅蛮缠了。于是他向靠窗的餐桌走过去，这儿与两个年轻人餐桌相邻。二十分钟后，他吃完晚饭，正给自己倒茶的时候，马克才来到桌边。

“你干吗东奔西蹿的？”马克向廖尼亚发泄，“干吗让我一个人张罗一切，你倒优哉游哉。不过，我已经同管理主任说好了。现在需要向服务员交代一下。”

“小姐，您能过来一下吗？”
五十多岁的“小姐”^①来到桌旁。

“请原谅，”马克站起身来，“请允许自我介绍，我叫马克。您怎么称呼？”

“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女服务员说，她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很高兴认识您，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我和这位年轻人要在这张餐桌就餐。我已经同济纳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谈好了。请给我们第一轮送饭，而不是第二轮。”

廖尼亚注意到，邻桌就餐的两个小伙子停止了谈话，饶有兴味地听起来。

“我倒无所谓，”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心平气和地说，“不过打明天起我休假一个礼拜。所以要同下一班服务员谈才行。”

“下一班服务员在哪儿？”马克并不就此罢休。

“明天会来的，早餐前来，她叫娜佳。”

“好吧，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谢谢您。我还有一个请求。您看这个小孩，”马克像监护人似的搂住廖尼亚的肩头，“他很稚嫩，正在长身体，所以吃得多，您能否给我们添点什么饭菜，多给点？”

① 俄罗斯对女服务员、女售货员等(不论长幼)的称呼。

“我这就去看看。”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说着就到厨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个小盆来，盆里盛满了土豆泥和十来块油炸鱼片。然后将一只盘子放在桌上，盘里菜汤上面浮着三条长相丑陋的黄瓜。

“真棒！”马克叫道，他没有坐下，而是走到两个年轻人的桌旁，“同学们，我们来认识一下。我叫马克，邮电学院学生。端着小碗的那位小天才叫廖尼亚。我提议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我们共进晚餐。”

两个年轻人互相看了一眼。身材较矮的那个说：

“不过，我们已经吃好了。”

“我只是提议先拼好桌子，”马克说得通情达理，“然后再商量。”

较高的那个微微一笑，说道：

“行。”

马克转向厨房。

“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大施主，请您给两把干净叉子、面包、芥末、四个杯子。”

伊丽莎白·伊万诺夫娜应声把所要的东西送来，叮咛道：

“不过，请不要在这里吸烟，否则领导会责骂的。”

“领导看不见。”马克保证说，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蕾”牌香烟、一匣火柴、一只骨质长烟斗和一个铝壶。

铝壶是瓦洛佳舅舅留给他做纪念的。

“我叫普拉东，”高个子说，“建工学院学生。他叫谢廖沙，在新西伯利亚大学上学。”

马克给每人斟了一杯褐色液体。

“白兰地？”谢尔盖·捷里扬对着光亮仔细打量杯中液体，以怀疑的口吻问道。

“白兰地算不得饮品，那是马尿水。”马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穆尔齐尔卡’酒。主要成分有酒精、咖啡，还有一些按专门配方调制的添加剂。这完全是我亲手配制的。来吧，为了我们的相识和理所应当的疗养开始——干杯。”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马克对普拉东，诚如俗话所说，一见如故，他很想给这位新朋友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为此，马克颇下了一番工夫。他摆下一个迷魂阵，似

乎他是一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和各种倡议的首创者。但是，给他们第一轮送饭的事并不成功。接班的娜佳原来是位性格倔强的妇女，同济纳伊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达成的协议，看来不完全是最后的文件。因此，最初几天餐厅里常常发生冲突。在马克不得不去造访公寓式旅社的经理室之后，干戈才平息下来。他在经理室谈话的确切内容一直秘而不宣。可是从此以后，马克同这一帮哥儿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拖延滞留餐厅的时间。

一大清早起，他带领大家用雪擦身子，组织足球赛，把滑雪距离延长了数公里。后来这帮伙伴扩大到十人。他们到餐厅总要迟到半小时，桌上饭菜早已摆齐。与此同时，口角再也没有发生过。不过，有一天早晨他们在用雪擦身子、打雪仗的时候，打碎了旅馆会计室的玻璃。一次他们在午休时踢足球，最后经理亲自出面干预才停止。还有一次，因午、晚餐桌上出现舅舅瓦洛佳的铝壶而受到警告。这样，时间一长，马克名声大振。

第三次马克用雪擦完身后感冒了，他立刻将此事公诸于众，并在自己房门上贴了一张自己炮制的“战斗檄文”：

小马克林中散步，
不料想大难降临，
放荡子年轻气盛，
怎敌得感冒流行。

当时，莫斯科确实实有感冒流行。但是，这种威胁并没有使积极休息的进程受阻。马克始终不渝地晚半小时出现在餐厅。他的头上缠着莫斯科铁路工程学院女生伊罗奇卡·列普斯卡娅提供的头巾，脸上贴着纱布条。除了吃饭，马克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那里乌烟瘴气。通常聚集的人数不下五个。马克用莫斯科送来的酒精炉煮咖啡请他们喝。在一个美好的夜晚，正如所料，放在凳子上的酒精炉被打翻，把凳子烧着了。当他们把凳子扔出窗外时，浓烟已经窜到走廊上。十五分钟后，以经理为首的旅馆领导来到房间。

“怎么会有烟？”经理问道。他尽量不往马克那边看。经理对他已是

忍无可忍了。

“吸烟了。”马克简洁地回答。

“请别跟我来这一套，”经理把手一挥，“是烧焦的味。把什么烧了？”

马克解释说，这是一种国产香烟的特别味道。这时总务主任走进房来，手里拿着烧焦的凳子，这天方夜谭不攻自破。

“行了，蔡特林，”经理做了总结，“您表现太差，在餐厅里喝得大醉，还经常寻衅滋事，打碎会计室的玻璃窗，破坏制度，现在又引起火灾。早就该请您和您这一帮尊贵的伙伴离开这里，而现在又……”

经理没有把话说完，就走出了房间，其余领导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当着普拉东的面编造这种谎话是绝对不行的。

“太自以为是了！”马克躺在床上，故意拉长那令人讨厌的嗓门，“有什么了不起！真不知天高地厚！”

走在最后的总务主任回过头来，看了马克一眼，然后轻轻地带上门。临走时他伸出一根指头做了个威胁的手势。

领导们一走，房间里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寂静。

“廖尼亚，把大伙儿叫来，”马克兴高采烈地说，尽管他明白面临搬家，未来已蒙上昏暗的色彩，“玩咱们的。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

谁都用不着召唤，因为半数人早已在房间里，其余的人，习以为常随时待命，不用特别邀请就会闻风而至。

“今天我提议来回忆遥远的童年，玩一次园丁游戏，”马克说，“一言为定，我当映山红。”

不言而喻，又是马克得胜。他们喝下几杯酒，玩了三十分钟之后，才猛省过来。事实上谁也不能把“罗多登得隆”^①这几个音节咬准。只有普拉东才让马克交过一次“凡特”^②。“凡特”都摆在桌上。让马克转过脸去对着门，由他抓阄，分配节目。今晚游戏的明星是谢尔盖·捷里扬。他要表演的节目是：只穿裤衩，踏着滑雪板跑过走廊，口中高喊“失火了！”其他房间的休养员闻声拥出房门。可是谢尔盖在一秒钟之前就溜回房间了。由于人们没有发现激起公愤的罪魁祸首，没有酿成骚乱。两位好奇

① 希腊语映山红的音译，发音拗口。

② 抵押品。游戏者每输一次交出一件随身物品作抵押。最后抓阄抓到谁的抵押品，谁就得出节目。

者往房间里看，正看见伊罗奇卡·列普斯卡娅拼命用脚去挠自己的左耳：她在表演节目，扮演诡计多端的马克。最后一个“凡特”是马克的。如果他知道这个节目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话，那他宁愿干点更容易的。可是“凡特”就是“凡特”，不容讨价还价。马克的节目是：要他穿上时髦的连衣裙，登上高跟鞋，到楼下休息室去，不排队给莫斯科挂电话。姑娘们着手为马克化起装来。连裤袜和假发由伊罗奇卡·列普斯卡娅提供，在十八号房间找到了合脚的高跟鞋，伊罗奇卡同房间的姑娘柳达做出牺牲借出连衣裙。一切准备就绪。马里克左手拿了几枚两戈比的硬币，右手掐灭了香烟，大摇大摆地朝大厅走去。其余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跟在他后面。

大厅里惟一的一部自动电话机旁边有五个人在排队。不远处坐着一位值班员，大家都叫她玛尼亚大婶。马克走到电话机跟前，向惊呆了的排队的人说：

“同学们，请允许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不排队打个电话吧。你们清楚，我不能跑遍整个旅馆，怕的是有人来同我纠缠。急需叫我那有教养的男朋友来一趟，让他给我送皮衣来，保护我不受人欺负。男同胞，请让到一边去，您不觉得在妨碍一位高贵的小姐吗？”

他用手指按下电话托架，打断了矮胖小伙子的电话。他身穿运动衫，头戴毛线帽。小伙子不慌不忙回过头来，把手放在马克肩上说：

“听着，小丫头，你想让我现在就洗你的脸嘴吗？”

“呸，这是什么腔调？你是在同女士谈话呀！”马克想把一切当成玩笑，“风度何在？教养何……”

小伙子照他的肩头推了一把，看起来用力不大，可是马克一下子退到玛尼亚大婶桌子边去了。

“您怎么啦，您怎么啦！”玛尼亚大妈尖叫起来，“怎么打小姑娘！哎呀，我的妈呀！”她一声惊叫，看了看“小姑娘”的脸，“是你呀！是吗？真想得出来！你去看看，看别人怎么说你来着。”

玛尼亚大妈用手指敲着布告栏。

“请原谅，年轻人，”马克向普拉东投去不安的目光，尽可能不失尊严地欠身说道，“现在我来研究一下墙上的文字，然后再继续谈。”

墙上公寓式旅社的通告：查马克·蔡特林、列昂尼德·顿斯基赫

多次粗暴破坏制度，在公共场所酗酒闹事并烧坏“新买的半软凳子”，兹勒令上述二人提前搬出旅馆。

马克和布告栏前的同学们读布告的时候，周围鸦雀无声。马克转过身来，脸上佯装出傲慢的微笑。他脸色苍白，但更起劲地扭动双腿，走到打电话的队伍跟前。

“你们看，同学们，发生了什么事。经理老是对我纠缠不休、无理要求，烦人透了。我作为一个正派姑娘，自然要拒绝他。这就是结果。干脆把我扔到大街去好了。”排队的人哈哈大笑。矮胖小伙子不再拨号，从自动电话机里掏出自己的硬币，说道：“见鬼去吧，被开除的人，请打吧。”

马克扭扭捏捏地把硬币放进自动机，拨了几个数码，对着话筒叽叽咕咕说起来：

“喂，你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吗？请接妇女处……喂，妇女处吗？是我，农娜。我们这里简直太不像话了。妇女受欺辱，我的权力受到侵犯。经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畜生，粗野的家伙。请告诉主席，让他采取措施。不，不！撤他的职，开个黑籍证，送他到共青团建筑工地去，让他到那里去管理男子公共宿舍。是的，明天早上等你的决定。直接打到这里，自动电话机，向我报告。吻你，亲爱的。”

马克放下话筒。“凡特”认认真真地做完了。休息室里所有的人都笑得人仰马翻，只有玛尼娅大婶除外。她瞪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望着马克，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什么。大伙儿来到马克房间，把最后一瓶酒喝了个精光。所有的人情绪都不高。提前被逐出公寓式旅社意味着随寄相应的“揭发信”到学院去。在毕业前一年，谁也不需要这种礼物。廖尼亚的心情最糟，因为，他的错误仅仅是被马克牵着鼻子走。凭着自己的善良愿望，廖尼亚是不会参加马克的恶作剧的。现在倒好，到头来还要对不可抗拒的坏事受牵连。“马克，”他说，“应当想想办法。明天他们就会把‘揭发信’寄出去的。”

“我们也能写，”马克立刻做出反应，“社会舆论会证实我们不喝酒，玻璃窗是自然破碎的，凳子是太阳直射而燃烧的。我们把信寄到有关部门。把副本寄到学院去。拿纸笔来，伊尔卡，坐下来写。”

半小时后，写给邮电部工会委员会的集体控告信写好了。公寓式旅社就在邮电部管辖之下。旅馆经理被罗织了全部可置人于死地的罪状，

其中包括公共饮食业的不卫生状况以及非法和毫无理由地将某些疗养人员逐出旅馆。而且还模棱两可地暗示经理是暗藏的反犹太主义者。

“现在，”控告信誉清后马克说，“除我和廖尼亚外，所有到场的人都签名。伊尔卡到各个房间征集其他人的签名，有五十来人就可以了。”

签名以创纪录的速度征集到了。除此之外，第三层的一个房间托伊罗奇卡·列普斯卡娅带回两瓶波尔图葡萄酒，表示对正义斗争的支持。

第一瓶快喝完的时候，普拉东和谢尔盖·捷里扬回来了。他们在编完谎言之后，像往常一样出去散步去了。

“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一道严密的防线，”马克自豪地说，并把控告信递给普拉东，“签名吧。”

“至少得让我看看呀，”普拉东微微一笑说道。

“这是当着你的面写的，”马克感到不解，“要修改已经晚了。签名都征齐了。”

“要是把信发出去，那才晚了，”普拉东指出，“信是不会给你寄回来的。”

他在廖尼亚床上坐下来，开始读信，很快读完，又看了看签名，沉思不语。

“这样吧，亲爱的朋友，”他终于说话了，“把这封信扔掉吧，扔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忘掉它，它什么时候也不曾有过。”

“这是为什么？”马克头发都竖起来了。

“我看了签名，”普拉东宣读，“列普斯卡娅、法因、斯瓦尔采恩贝格、马尔金、菲什曼、施莱德尔等等。马克，就算这里有一千零一个签名，你找出哪怕一个俄国人姓名。总的说来，一伙犹太人打算诬告一个诚实的劳动者，第一，他是俄罗斯人，第二，从年龄判断他打过仗。”

这时有人敲门。

“门开着。”马克高声喊道，尽力思考一下刚才听到的话。

进来的是穿运动服那位矮壮小伙子。

“大家好，”他说，“听说在征集签名，让我来签个名。”

“请坐，亲爱的客人，来喝一杯。你叫什么名字？”

“菲利普。”矮壮小伙子说着，伸手接过酒杯，“没工夫坐啦，姑娘等着我呢。”他一饮而尽，“在什么地方签名？”

“就在这儿，”马克递过控告信，“要读一读吗？”

“不读了，”矮壮小伙子随手签了名，把酒杯放回桌上，抬起手示意告辞，走出了房门。

马克把信瞟了一眼，怪腔怪调地哼了一声，把信递给普拉东。矮壮小伙子名字旁边有一个清晰的印刷体签名：芬凯尔施泰因。

“就这样！”普拉东宣布，“这是最后一滴水。我本人可以把它撕毁，也可以给你们留做纪念。这种东西往哪儿也不能寄。绝对不能。难道你再去征集一次签名，询问每一个人属于哪个民族？或者有别的什么办法？”

大伙儿默不作声。

“好了，”普拉东说话了，“这封信，大家把它忘了吧。你要不要我明天早上到经理那儿去一趟？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马克问。

“以后再说。现在大家先收拾一下。不管怎样，休假只剩三天。这三天我们到莫斯科去玩，并不比在这里差。去火车站的汽车十一点半开，这就是说我们吃过早饭马上就可以‘启航’。谁愿意去？”

第二天，马克和廖尼亚没有去吃早饭。十点过，普拉东来到他们的房间里。

“经理气呼呼像条狗。我去的时候，女秘书正在打印给学院的揭发信。昨天在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你胡诌了些什么？”

“好像没说什么。”

“不，你说了什么来着。他深信你肯定扬言让他要有自知之明。他为此气得直哼哼。他说，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竟然把我这个有功之臣……等等。我对他说，我本人当时也在场，没有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反映的情况不实。可是经理对我说，他晚间给莫斯科，给苏共中央打电话要求撤我的职。这也是反映情况不实？”

“哟，是玛尼亚大婶告的密！哟，他们安插侦探了！”马克只好望天哀叹。

“总的说来，我寻思，我们还可以逢凶化吉。我对经理说，你当然是一个粪土不如的人，把所有人的关系都搞坏了。不过你有一个亲戚是大人物。你正好给亲戚挂过电话，请求庇护。因此，我说对你应该惩罚，应